文化 艺术 思想 文库

黄鹤文论

闽苑探幽集

李国庭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闽苑探幽集

李国庭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鹤文论/顾国柱等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出司,1997.4

ISBN 7-80105-468-7

Ⅰ.黄… Ⅱ.顾… Ⅲ.文艺理论-文集 Ⅳ.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885 号

黄鹤文论

闽苑探幽集

李国庭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包得丽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50×1192 毫米 大 32 开 11 印张 325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7-80105-468-7/Z·4

定价:348.00 元(18.00 元)

主编　赵怡生
责编　许红海
策划　潘丽珍　周建平　赵怡生　李毓麟
顾问　王先霈　陈美兰
封面　陈耀明　赵怡生
版式　赵怡生
制作　陈耀明
打字　孙志丽
编务　倪熙忠　李　伟
校对　杨　东
监印　赵传胜
承制　武汉康博艺术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武汉包得丽彩印有限公司
执行　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
　　《文化　艺术　思想》文库编辑室

《黄鹤文论》总序

几年前，南方的出版界曾推出过“跨世纪文丛”多集，选入了新时期以来在创作上卓有成就的多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集，一时蔚为大观，令人叫好。在出版业日渐萧条、都在讲究实利的时候，看到这套著作问世，我不禁暗暗佩服丛书策划者的眼光与气魄。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又一套丛书：“黄鹤文论”。“黄鹤文论”是赵怡生先生主编的一套理论性著作。当我了解到有关这套文论的构想，各个选题目录以及读完部分校样后，我不禁再次暗暗佩服丛书策划者的眼光与气魄，当然这次是向“黄鹤文论”的策划者表示敬意，同时连连称奇，何以南方竟有这两套丛书问世！一套创作，一套理论批评，可谓创作与理论批评比翼齐飞，相得益彰！

赵怡生先生是做文联工作的。所以这套丛书是和“文联”两字紧相联在一起的，从而构成了它的第一个特色。文联工作包括文学、音乐、戏曲、影视等等。我粗粗浏览了一下，丛书 18 册，竟包括了各个方面，其中有论述中国文化的，有探讨当代创作、艺术新思维的，有研究文艺美学、地方戏曲、音乐、比较文学、外国作家的，有新诗、小说、台港文学、影视评论等。就我经验所知，要把不同专业的学者专家组织到一起，并非易事，所以一般以出版专业丛书为多。坊间虽有综合性的丛书，但也多为通俗读物，像这种较高层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的学术丛书，收入了各个方面的专著或论集，也可说是独此一家，颇具首创精神的。我知道江南名家如云，丛书作者虽然是江南各地区的学者，但丛书的问世，显示了南方地区文艺理论批评力量不断增长的活力。

这几年来，市场经济的冲击，不仅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同时也使文艺评论市场化的倾向不断增长。其结果是，批评家难以发表评论，正常的评说，往往为作品出版的新闻发布会、有偿的读者报道所替代，这必然导致庸俗捧场、以次充好的不良学风的蔓延，从而使文学批评失却活力、不断萎缩、陷入困境。文艺批评无疑应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它的某些方面必然会发生变化，例如，对于通俗文艺、大众文艺的认识与评价，对于文艺的欣赏性乃至它的消闲性的扩大，较之过去就会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对于文艺评论的主导方面，例如区分作品的良莠优劣、艺术的高低上下，我们总应根据其自身的规律办事；我们总得有艺术的真诚与良心，不能在实利的诱惑下，进行新闻式的炒卖，把平庸之作吹捧为杰作，把那种脱离社会的、艺术趣味不高的、纯粹隐私的津津有味的描绘，说成是什么艺术的创新。同时，文艺批评实际上是创作的延伸，它应表彰那些关切人生、意蕴深厚、在艺术上确有创新的作品，它的论评，实际上既是对作品影响的拓展，同时也是对批评的艺术意识的丰富。“黄鹤文论”收有几种批评文集，它们十分贴近创作实际，认真从事，研究分析本地区的、港台的文学、影视艺术，表现了批评的严肃

性，从而显示了文艺批评所应具有的前沿性。这些文集的出版，对于发展健康、说理的文艺批评，无疑是一个推动。

“黄鹤文论”的十多位作者，是活跃在文艺理论、批评领域的专家、学者。其中如古远清教授论述台、港地区作家作品的文章、於可训教授评论当代小说研究的文章，我经常读到，还有江岳、达流、戴翊先生等的文章它们既富有真知灼见，又有探索精神。其他作者虽不甚熟悉，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早有论著问世，或在自己的领域耕耘多年，在学术上多有贡献；即使是起步不久的新秀，看他们的论题与写作纲目，态度认真，视野开阔，十分投入。尤其是香港批评界同仁秀实先生的一部专著也在其中，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幸事。无疑，这是一支有着较高学术素养的队伍，这就使这套文论保证了较高的学术品格。这在目前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崔颢的《黄鹤楼》一诗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人登黄鹤楼，可俯瞰江南，远眺千里。可仙人已乘黄鹤，一去不返。仰望寥廓远空，唯见白云悠悠，空自来往，最后是望着江上烟波，竟是一片愁怅了。今天看到“黄鹤文论”，却别是一番景象。时贤登楼，黄鹤来归，芳草萋萋，林木苍郁。透过江上腾起的烟波，却让人看到我们民族文化的一派生机呢！

钱中文

12/22/1996 北京

序

1965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入伍，在原福州军区司令部工作15年。在这15年中，我虽然积极努力地为部队建设完成了超负荷的工作量，但魂牵梦绕着自己学过的文学专业。

1979年底我转业到福建社科院，但有一领导者却以“党员必须服从组织需要”之名，硬拂个人宿愿令我临时负责院办工作。我一边认真打杂，一边托人了解“是否真的是组织决定?”经了解才知原答应我进院从事专业工作的党组书记并没有改变初衷，纯粹是那位领导者个人意见让我从政。于是我便不惜得罪专制者的个人决定，肩负着其怀疑心理与存心排斥的种种做法，艰难地进入文学研究领导，主攻福建作家作品，朝着写作传论的方向迈开沉甸甸的步子。

重拾荒废了15年的旧业已经相当困难了；又遇到：“你不听我的，就调走”、“你会提意见，就组织力量打击”、“你会保持人格尊严不屈，就不给你职称”、“你会坚持原则，就不让你党员登记”……风雨如磐，日夜袭来。因此在我研究闽籍作家作品柳永、蔡襄、刘克庄、陈仁鉴等等的道路布满荆棘、格外坎坷。有时甚至是批判会刚开完，眼里还噙着泪水，便拎着“三用机”，骑车去知情者处录音访谈。有一次在骑车横穿马路时，脑子里还在想：“为什么在没有了‘四人帮’的昌明岁月里，还有一些人沿袭‘四人帮’的卑劣手法整人呢?”而差一点被一辆急驰而来的“面包车”辗死。

就在这专业荒疏多年、人为设障重重的11年中，我和泪写作和出版30万字的《陈仁鉴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初)和几十篇的文学论文、传记。1991年我在原研究所被压得喘

不过气、竟再次阻挠评副研究员职称时，我不得不主动要求流动，在从事院办副主任和精神文明研究工作中，忘不了经过11年辛劳耕耘、已成轻车熟路的闽籍作家作品研究，因此还时不时应约写了一些文学论文与传记，其中有的已发表过，有的压下继续修改补充。

1995年5月去太仓市开会，归途去探访复旦中文系同学葛乃福、殷仪等等好友，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与热心于文学事业的赵怡生先生取得了联系和支持。于是我怀着敝帚自珍的心情，从饱和着血与泪的这些论文、传记中，选出自以为有一定学术价值、可资后人参考、又有一些可读性的35篇文章，整成五编，出个《闽苑探幽》专著以　读者。这算是我这条笨牛，吃了人民无数的草，领了许多恩师的教泽，才酿出的几升稀乳，奉献于社会，留给后来人，以慰我自己那颗滴着鲜血而又十分愧疚的心……

李国庭

1997年3月于榕城寓所

目　录

总序/钱中文
序/李国庭

第一辑　白衣卿相、晓风残月/柳永研究

1　柳永生年及其行踪考辨
8　慢词的开拓者柳永
15　宋代第一个专业词人柳永
25　柳永评传(约公元 980 – 1053)
47　柳永及其研究态势、资料举要

第二辑　北宋名臣、遗福千秋/蔡襄研究

55　蔡襄生平及其著作述概
59　蔡襄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
68　蔡襄及其后代的诗词小论

第三辑　爱国反腐、芸窗苦吟/刘克庄研究

83　刘克庄及其梅花诗

89 刘克庄生平三考
100 辛派词人刘克庄
105 刘克庄咏戏诗词微奥探
——南戏重要史料钩沉
122 刘克庄年谱简编

第四辑 铁骨铮铮、梨园奇才/陈仁鉴研究

161 推陈出新的明珠
——评介陈仁鉴戏曲集《春草集》
165 精巧深邃的"特殊世界"
——《春草闯堂》结构艺术纵横探
177 评改编影片《假婿乘龙》
180 我看电视剧《团圆恨》
183 又一出推陈出新的好戏
——评陈仁鉴新作《寻妃记》
190 戏曲的危机与出路
——访戏曲作家陈仁鉴
193 从《乱弹》说开去
195 应当大力革新传统剧目
202 读《戏曲遗产问题刍议》
211 简论陈仁鉴
223 侃侃陈仁鉴
231 无怨无悔的戏剧人生
234 道德文章 后人之师
——深切怀念仁鉴先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五辑　古今戏文、艺海蠡测/文艺杂论

239　《桃花扇》创作的启示
251　《桃花扇》底系兴亡
253　《目连救母劝善记》纵横谈
266　简论《目连救母劝善记》的伦理观
273　艺海探珠五十春
　　——林栋志艺术史话
310　《棠棣冤》品题三章
314　历史与现实相击发而创作的剧诗
　　——《郑怀兴戏曲选》初探
330　《状元与乞丐》立意是错误的
333　福建戏剧四十年概览
339　逐去心造的幻影
343　黄大铣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谈片

后　记/350
作者年表/352
编后语/354

柳永生年及其行踪考辨

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又字景庄。因排行第七，俗呼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先世籍河东（今山西），唐末、五代中移居在福建崇安五夫里金鹅峰（当地人称为鹅仔峰）下白水一带（今下阳公社茶景大队）。

柳永是宋初的杰出词人。他顺应了当时市民的生活需要，继承并发展了以铺叙展衍、即景抒情、明白如话的慢词艺术。在现存的二百一十二首柳词中，慢词达一百零二首。自他始，慢词成为与小令双峰并峙的词体。

可是，关于柳永的生平事迹，史籍上存留的资料不多。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迹新证》（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对我们研究柳永有很大帮助。但该文对柳永的行踪说得不细，对其生年的推测也值得商榷。

唐先生是这样推测柳永的生年的：

>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无咎的话，说张先与柳永齐名，可见柳永的生年与张先是差不多的（李易安并说张先是继柳永而起的）。按《鹤林玉露》卷十三说，孙何帅钱塘时，柳永曾作《望海潮》词送他。词中有"千骑拥高牙"语，正指的孙何。在这以前，杨湜，（按："湜"《校辑宋金元

词》本作"偓"。)《古今词话》也说,柳永与孙何为布衣交,孙何知杭州,门禁很严,柳永不得进见,因作《望海潮》词,托名妓楚楚歌于孙何座前,孙何听了,才迎柳永入座。《古今词话》所记,出于市井传闻,或不可信,但《鹤林玉露》记此事竟引起金主南侵,恐不是无因的。查《宋史》卷三百六孙何本传,知道孙何是宋太宗淳化三年进士,做过两浙转运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就死了,年四十四岁。由此上推,孙何应生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柳永就在孙何死的一年作《望海潮》词送他,至少也应是冠年了。由此可证,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比张先大三岁,比晏殊大四岁。……清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蹉跎于仁宋朝,及第已老。"我觉得这话是可信的。如我所推测,柳永生于雍熙四年,到景祐元年及第(987至1034),时年四十七岁,也合宋氏"及第已老"之说。

唐先生的这一考证,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同意说杨偓《古今词话》所谓"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的话不可信;因为孙何992年开始入仕时,柳永尚幼小,在此之前,不可能与三十二岁左右的孙何成"布衣交"。但说柳永与孙何,在此之后有交谊,那是可信的;因为柳永的叔父柳宏与孙何的弟弟孙仅,是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的同榜进士,并同为京官,孙、柳两家有世谊,这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杨偓说的"布衣交",很可能是"世交"之误记。《宋史》说孙何"乐名教,勤接士类,后进之有词艺者,必为称扬。"加上柳永早有词名,他受到孙何礼遇,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唐先生推测柳永约生于公元987年,不尽可信。我们认为,柳永的生年应比这还要早七、八年。理由分述如下:

一、孙何离两浙转运使任、入京判太常礼院,是在公元1004年

初，柳永的《望海潮》词所写为夏秋之交景象。所以，唐先生说“柳永就在孙何死的一年作《望海潮》词送他”，是不确的；而应写于公元 1003 年深秋之前。这首词与《雨霖铃》、《八声甘州》二词，同属柳词名篇，拿它跟柳永少年时代在崇安作的《题中峰寺》诗比较，可以看出它在艺术上要成熟得多。从它的语气看，作这首词时柳永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少年了；而是比唐先生所说的“冠年”（按：二十岁）还可能大好几岁。若说柳永生于公元 987 年，此时才十七岁，与“至少也应是冠年了”的话亦不符合。我们认为，柳永此时至少二十三、四岁。按此上推，他应生于公元 980 年左右。

二、唐先生根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无咎的话说张先与柳永齐名，就推论说“可见柳永的生年与张先是差不多的”，只比张先（公元 990 年生）“大三岁”。这个推论似欠妥。“齐名”者未必就是“同辈”人或“生年差不多”。比如李白与杜甫齐名，而李白就比杜甫早生十一年。我们认为，晁无咎的“齐名”说是可信的，因为晁无咎生活的年代离柳永死的时候很近（柳永约死于公元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初，晁无咎生于公元 1053 年）。但不能因“齐名”即说张先与柳永生年差不多、只小“三岁”；而应该象李易安（李清照）所说的那样，张先是继柳永后出的晚辈。晚一辈至少晚十年。因此，柳永应生于公元 980 年左右，才更为可信。

三、我们同意唐先生意见：宋翔凤说柳永“及第已老”，这话是可信的。但多大年纪才能叫“老”呢？四十岁能叫“老”么？大家知道，唐、宋两代，进士、明经两科虽然并列，而两者及第的难易却不大相同。据《唐摭言》卷一记载，在唐代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可见，五十岁中进士是不能算老的。又据《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唐以五十五为老，宋以六十为老。既然确信柳永“及第已老”，那至少应在五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柳永及进士第在公元 1034 年，由此上推五十几年，其生年正好也是在公元 980 年左

右。

四、柳永及第后，当年初即往浙江任地方官；此后他在江、淮一带宦游中，写了不少词。从这些词里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柳永大有"迟暮之感"，确已年老了。如，"谙尽宦游滋味"(《定风波》)，"年年减尽风情"(《长相思》)，"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思归乐》)等等词句就是明证。我们推测柳永宦游江、淮时，当在公元1034年后至1043年前(泗州判官任止)，年纪已在六十岁左右。由此上推，柳永生年也应在公元980年左右。

五、柳永于宋仁宋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至1054年)任屯田员外郎(见《福建通志》)。据《宋史》卷一七〇载：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诏文武官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退休)"；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更奏言："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劾以闻。"由此可推知，柳永任屯田员外郎时应不超过七十岁，大致在公元1050年左右。从1050年上推七十年左右，柳永的生年也正好是在公元980年左右。

关于柳永的行踪，唐先生已作了一些考证，其多数我们同意；这里只阐述一些不同的看法，并作一些新的考辨。

唐先生认为柳永自少年时期起，就在宋都汴京(今开封)生活。这是误解了柳永在开封时写的词中提到的"年少"一词。须知，古人所谓"少壮"，相当于今人所讲的"青壮年"。柳永记述开封生活的词中所用的"年少"，也是指青年。如，《戚氏》词中回忆说："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饮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这里把"年少"与"绮陌红楼"的狂荡生活联系在一起，就表明了是青年时期的特征，而不是少年人的特征。

实际上，柳永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崇安度过的。据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林新樵副教授见告：至今崇安五夫里的乡老还传说柳永幼时每晚燃烛勤读，因名就近的山为蜡烛山、笔架山。柳

永曾著有《劝学文》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建宁府志》卷三十三)。《乐章集》中《巫山一段云》词五首，第一首"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写的就是崇安武夷山的三十六峰和九曲溪胜景。

我们新近到崇安武夷山和五夫公社去寻柳永踪迹，得知柳永的老家白水距武夷山不远。柳永《题中峰寺》诗所咏的中峰寺，就在柳永的老家与武夷山之间的寂历山麓。当地群众至今仍称柳永为"鹅仔峰下一支笔。"柳永的同乡、朱熹的业师刘子翬曾作歌曰："屯田词，考工诗，白水之白锺此奇。钩章棘句凌万象，逸兴高情俱一时。"(见《崇安县志》)屯田即指柳永；考工是指北宋末年的翁挺。他们同是白水人。

柳永的《题中峰寺》诗云：

拔萝蹑石路崔嵬，千万峰中梵宝开。
僧向半天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
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

——《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九

"旬月经游"，显然是常往常游。诗虽气势很足，但技巧尚欠娴熟，当是柳永少时初学诗的习作。以上传说及柳永的诗文，足证柳永幼、少年时期是在崇安生活的。

宋初，崇安属于建州管辖。《嘉靖建宁府志》卷四说："建州至宋而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柳永出生于一个儒学仕宦家庭，又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文风昌盛的"名邦"，长期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这对他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词人，是至关重要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